

绝色女

絕望女

徐霞村譯

1930 1 初版

1——1500

版權所有

每部實價大洋六角

目錄

女 望 繼

鄉村的武士(意大利魏爾嘉).....	一
絕望女(法國比爾路易).....	一五
懷托爾斯泰(俄國蒲寧).....	二五
「嘴上生着花的人」(意大利皮藍得婁).....	四九
一個哈叭狗的信(俄國果戈里).....	六九
打賭(俄國柴霍甫).....	八三
利各的思想(法國法郎士).....	九七
筏上(俄國高爾基).....	一〇三
一場把戲(猶太萊辛).....	一三一

她的情人（俄國高爾基）	一四三
正當善慈（法國法郎士）	一五五
聖誕節的故事（俄國杜思退益夫斯基）	一六五

鄉村的武士

意大利魏爾嘉著

突利杜·馬加，儂紀亞大娘的兒子，在他當兵回來的時候，每天下午總要穿着他那意大利步兵的制服，戴着他那同一個帶着金絲雀的籠子坐在案子上的算命者一樣的紅帽子，在方場上擺來擺去。女孩子們，當她們把鼻子藏在肩巾裏去作彌撒的時候，都渴念地望他；頑童們蒼蠅似地在四周嗡嗡。他身邊帶着一隻笛子。上面一個意大利王的騎馬像，像活的一樣；他在他的褲子背後劃他的火柴，劃的時候總是舉着一隻腿，彷彿要踢人似地。但是，雖然如此，安吉

羅老爹的羅拉仍舊沒有在彌撒裏或樓台上露面，因為她已經和一位從里可笛亞來的人，他是一個車夫，他的馬廐裏有四匹從索丁諾買來的騾子——訂了婚。起初當突利杜知道這件事的時候，見了鬼！他恨不得要把那個從里可笛亞來的人的心挖出來！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他祇是到這位美人的窗下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罵人的歌都唱出來，以洩他的忿怒。

『儂紀亞大娘的突利杜沒有別的事做嗎？』鄰人們問，『怎麼他整晚上都像一隻無家可歸的麻雀似地唱呢？』

末了他終於碰見了羅拉，她正拜了危難聖母回來；看見了他，她既不臉白也不臉紅，就彷彿沒有她的事似的。

『看見你真是福氣！』他對她說。

『啊，突利杜大哥，他們告訴我你是月初回來的。』

『他們還告訴了我別的事呢！』他回答。『你真的要同車夫阿爾斐歐結婚

嗎？」

『假如那是上帝的意思！』羅拉回答，把手帕的兩角在她的領下拉着。

『都是上帝的意思——你愛怎樣做就怎樣做！都是上帝的意思——讓我從這樣遠回來看這些好把戲，羅拉姑娘！』

這位可憐的小伙子竭力想顯出勇敢的樣子，但是他的聲音已經沙了；他用一種搖動的步伐走到這位女孩子後面去，他的帽穗在他的肩上跳來跳去。她，在她的良心裏，看見他這樣悲哀，確實有點難受。可是，她却不肯用好話來哄他。

『聽着，突利杜大哥，』她終於對他說，『讓我回到我的同伴中間去罷。她們將說什麼呢，假如她們看見我和你在一塊？——』

『對了，』突利杜回答說。『現在你正要同有四匹騾子的阿爾斐歐結婚，讓別人說了閑話是不大適宜的。在另一方面，在我當兵的時候，我的母親可憐

的女人，却不得不把我們的推磨的騾子和大道旁的那塊小葡萄園賣去。現在貝爾達已經不再推磨了，你也不再想到在我離開之前，我們在那臨着院子的窗子前談話，你送我那塊手帕的時候了——天知道我在牠上面流了多少眼淚，走到那遠，連我們的鎮名都聽不見。好，別了，羅拉姑娘；讓我們好好地脫離，完結了我們的友誼罷。』

羅拉姑娘同那位車主結了婚；禮拜日，她在樓台上出現，兩手放在胸前，顯示着她的丈夫贈給她的所有的金器。突利杜繼續地在那條窄街上走來走去，笛子放在嘴邊，手放在袋裏，帶着一種漠不關心的神氣，瞟着女孩子們；但是，在內部，一想到羅拉的丈夫竟有那許多金子，一想到他走過的時候她竟裝做沒有看見，他便覺得被嚙一樣地痛心。

『我要洽洽在她的眼底下耍她一下，這個寶貝！』他喃喃道。

在阿爾斐歐大哥的對面，住着種葡萄的柯拉老爹，人家說他是像一條豬一

樣地富，家裏有一個女兒。突利杜曉了許多舌，費着許多事，終於得到柯拉老爹的雇用，開始到他的家裏去，向那個女孩子說甜密話。

『你爲什麼不把這些好話向羅拉姑娘說去呢？』桑達回答。

『羅拉姑娘是一個太太了！羅拉姑娘現在嫁了一個大王了！』

『我是不配嫁大王們的！』

『你值一百個羅拉；我認識一個人，當你在那裏的時候，他就不肯去望羅拉姑娘，甚至牠的聖者。因爲羅拉姑娘連替你拿鞋都不配，都不配！』

『當狐狸可以獲到葡萄的時候——』

『他說：你是多麼美麗啊我的小葡萄球！』

『啊！你這兩隻手啊，突利杜大哥。』

『你怕我吃你嗎？』

『我既不怕你也不怕你的聖者。』

「呃，你的母親是從里可笛亞來的，我們知道！你有好門的血統！我可以用我的眼睛吃你！」

「用你的眼睛吃我罷，這樣倒可以免得剩下碎屑；但是同時替我把這捆木柴拿起來罷。」

「我替你把這所房子拿起都可以！」

她，爲了免得紅臉，便把手下的一塊木頭向他擲了過來，僥倖沒有打着他。

「讓我們快點罷，因爲說空話是當不了事的。」

「假使我有錢，我一定找一個你這樣的妻子，桑達姑娘。」

「我不要再像羅拉姑娘一樣，嫁一個大王，但是當上帝給我送來一個人的時候，我也有我的嫁奩。」

「我們知道你有錢，我知道啊！」

『假如你知道，那就請你快點，因為爸爸要回來了，我不願他看見我在院子裏。』

父親開始做出歪臉來，但女兒却裝做沒有看見，因為這位意大利步兵的帽穗已經搔動了她的心，整天在她的眼前跳躍了。當父親把突利杜趕出門去的時候，女兒便開了窗子，整晚上地和他談，以至附近沒有一個人不拿這件事作為談資。

『我爲你要發狂了，』突利杜說，『我失去了睡眠和胃口。』

『說罷。』

『我願意做國王的兒子來娶你！』

『說罷！』

『憑了聖母，我可以把你當麵包一樣吃下去！』

『說罷！』

「啊！君子一言！」

「啊；我的媽！」

羅拉每天晚上躲在一盆紫蘇後面聽，臉上變得又白又紅，終於有一天來找突利杜。

「這麼說，突利杜大哥，老朋友就不再互相招呼了嗎？」

「但是啊！」這位青年人嘆道，「能招呼你真是福氣呀！」

「假如你有心來招呼我，你是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的！」羅拉回答。

突利杜是這樣屢次地回拜她，以至連桑達都注意到了，當他來的時候便碎然地把窗子關上。當這位意大利步兵走過時，鄰人們都用一個微笑或一個頭的動作互相指出他來。羅拉的丈夫是帶着他的騾子赴遠集去了。

「禮拜天我要去作懺悔去，因為昨天晚上我夢見了黑的葡萄。」羅拉說。

「讓牠去罷！讓牠去罷！」突利杜勸道。

『不，現在復活節快要到了，我的丈夫會問我為什麼不去作懺悔呢。』

『啊，』柯拉老爹的桑達喃喃地道，當她在羅拉正跪着洗罪的懺悔所前等着她的班的時候，『憑我的靈魂，我決不送你到維馬去贖罪！』

阿爾斐歐帶着他的騾子，載滿了錢回來了，並且帶回來一件過節穿的新袍子送給他的妻子。

『你真應該替她帶禮物回來，』他的鄰人桑達告訴他說，『因為當你不在家的時候，你的妻子沾辱了你的家風。』

阿爾斐歐是一個把帽子戴到耳朵上的車夫，聽見了這種話，他就像被刺了似地變了色。『見鬼！』他叫，『假如你沒有看對，我就不留你的眼睛來哭！連你和你家裏的人！』

『我是不慣於哭的！』桑達回答。『即當我用這兩隻眼看見儂紀亞大娘的突利杜夜間走進你妻子的房子時，我也沒有哭啊。』

『好，』阿爾斐歐回答。『多謝。』

突利杜，因為現在車夫已經回來了，便不再在白天到那條小街去，只在一
個小酒店和他的朋友們一塊解悶；到了復活節前夜，他們在桌上一同吃臘腸。
當阿爾斐歐大哥進來時，祇從他向他望時的那種樣子，突利杜就知道他是爲了
那件事來的，於是他便把叉子放在盤子上。

『有什麼差遣嗎，阿爾斐歐大哥？』他說。

『不敢麻煩，突利杜大哥。我有許多日子沒見你了，我打算同你談談你知
道的那件事。』

突利杜起初原打算敬他一杯酒，但阿爾斐歐却把牠用手推開了。

於是突利杜立了起來，對他說：

『我在這裏，阿爾斐歐大哥。』

車夫用他的手臂抱住了突利杜的頸子。『假如明天你肯到甘基里亞的印度

無花果樹林裏，我們便可以談談那件事，鄰人。」

『請你在天亮的時候在大道上等我，我們一同去。』

說完這些話，他們便交換了挑戰的接吻。突利杜狠狠地咬了一下那位車夫的耳朵使他可靠地不會爽約。

朋友們都沈默地離開了臘腸，伴着突利杜回家。儂紀亞大娘，可憐的女人，每天晚上總要等他到夜深。

『媽，』突利杜對她說，『你還記得，當我當兵去的時候，你相信我將永不能回來了嗎？給我接一個同那時一樣的吻罷，因為明天我就要出遠門了。』還不到天亮，他便拿了他去當徵發兵的時候在乾草裏藏的摺刀，向甘基里亞的印度無花果樹林出發。

『聖馬利亞喲！你這麼忙是到那裏去呀？』羅拉低聲說，嚇壞了，當她丈夫要離開家裏的時候。

『我到附近去，』阿爾斐歐大哥回答；『但是在你，最好我是永遠不要回來。』

羅拉，穿着她的小衣，便在床脚上祈禱起來，把貝南丁諾神父替她從聖地帶來的念珠壓在唇上，背誦出牠所能容的所有的 *Ave Maria* 來。

『阿爾斐歐大哥，』突利杜開口道，當他陪着他那沈默而帽子戴在耳朵上的同伴向樹林裏走了一程之後，『正如主一樣地真，我知道我是錯了，我應該讓你殺死。但是在我到這裏來之前，我却看見我的老母親，借口照料鷄房，起來看我走，就彷彿有什麼感觸似的，因此，正如主一樣地真，我要殺死你，免得使我的小老太哭。』

『好，』阿爾斐歐大哥回答，脫下他的背心。『我們要鬥得兇一點，我們兩個人。』

兩個人都是勇敢的刀手；突利杜中了第一刀，剛剛中在臍膊上；當他回敬